

書 叢 學 哲

史 學 哲 國 法

著 爾 魯 不 維 雷
譯 相 基 彭

Lévy-Bruhl 著
彭基相 譯

叢書
哲學
法
國
哲
學
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本書流去售價三角

(一〇九九七)

哲學叢書 法國哲學史 一册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in France

每册定價大洋貳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Lévy-Bruhl

譯述者 彭基相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劉承濤)

張序

著述歷史本不容易；而著述思想史更難。在思想史中唯有哲學史尤有各種態度的不同。通常我們看哲學史是希望藉此可以知道各大哲學家的思想。這便是把哲學史當作哲學引論來看待。能達這個目的的書自然是不少，就中如美國譯來 (Thilly) 的書似乎可算一個代表。而余伯維虛 (Ueberweg) 的書卻為最好。至於把哲學史當作人類思想發展的歷程與痕跡來看，這固然是由黑格爾 (Hegel) 創始，然而卻亦後繼有人。黑格爾自己的哲學史講義當然可算是哲學史的經典了。不過他有一個大弊病就是他硬以正 (thesis) 反 (antithesis) 合 (synthesis) 的程式來嵌入一切思想。於是便成了一個削足適履的情形。但是他居然能告訴我們：哲學家的思想不是他個人的思想，乃是人類思想的大流中的一個小分支。這一點卻啓發了後來的哲學史家不少。例如文旦榜 (Windelband) 的書便是注眼於人類思想進展的全程。他說：「哲學史上的思想進展在某一期可完全由思想內部自己的必然性看得出來。」這句話顯然是表示黑格爾派的真理。但他又以為僅僅這個內在的必然性還是不夠。所以他把文化看的很重。社會的變遷與文化的創新在在都足以影響哲學思想。最後他又舉出哲學家的個性，表明個性與思想大流的關係。我們可以說著述哲學史若是採取這樣的態度當然要和前一種稍有不同了。於此以外，據我看，似乎還另有一種。就是以著者自己對於這些思想的了解來作主觀的敘述。好像報館的通

信與旅客的遊記一樣。遊客對於真山真水他的印象，思想史家則未嘗不可把古人的思想作為遊歷的對象。所以哲學史中所述各大哲學家往往有詳有略，有很透澈有很淺薄。這便是由於著者自己對於他們的了解有深淺不同。例如赫甫定（Hobbes）的近世哲學史，其述康德就特別好，而其述柏克萊與休謨就似乎太略了。我所說的這三種態度不是互相排斥的。決沒有一個人著哲學史而專取一種態度的。因為第一種不能自足，必須有幾分兼第二種態度。同時無論如何，第三種態度總是不免的，不過有程度的等差而已。

以上是汎論哲學史，至於這一本哲學史卻另有其優點。優點很多，就中我最喜歡的一點是：用自己的話來述古人思想，而不用古人自己的話。我認爲這個態度是思想史家所必具的。我在拙作道德哲學上曾試用一次。於是我纔知道襲用古人的言語來述古人的思想容易藏拙。用自己的言語來述他人思想卻非對於他人思想有深切的了解不能辦到。本書著者是法國當代的一個大哲學家，以他來述法國的哲學思想，那還會有絲毫疑問麼？可見思想史的著述是不容易的。

彭叔輔先生留法數年，專攻哲學。歸國以來，埋頭譯書。我們應該知道哲學就是一種訓練。初學哲學無論有何獨到處，總不如讀書多的人。叔輔先生譯書愈多，當然是讀書愈多。他的哲學必是一天一天醇化起來了！正如蘇格拉底所說，必須思想上有孕，方能爲思想的生產。所以我想叔輔先生當他從事翻譯的時候必定正是他思想孕育的時候。他日爲中國創造一個新哲學，是可翹足而待了。

西歷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張東蓀序於北平西郊之達園

瞿序

彭叔輔先生譯成 Lévy-Bruhl 的近代法國哲學史，這是一件極有價值的工作。現在我們研究哲學的人很多。我總覺得我們現在對於西洋思想，還是在吸收了解的時代。從思想的相互影響的發展上看，融化的思想而創造新的哲學，最不能着急的是時間，非經過適當的時間，不容易有新的創造。一方面整理原有的材料，一方面系統的紹介西洋思想是現在的要緊工作。

Lévy Bruhl 的近代法國哲學史是很著名的一部書。雖名為法國哲學史，而一方面顧到西洋哲學的共通之點，忠實的說明法國哲學所受於英德哲學的影響。一方面又提出法國思想天才之所在。即原著者所謂法國哲學雖有其特點而不能與歐洲哲學的一般的發展分開。同時法國哲學的歷史的聯續亦確為表現法國人思想天才的共同傾向。一國哲學的特點不一定在他的哲學的內容，而在他的根本的思想的道路，或者亦可以說是精神。

這本近代法國哲學史，亦可以認為一本一般的思想史。同時（用馮芝生先生的話）又是一本哲學家的哲學史。使讀者可以在這本書裏看出歐洲思想的進展。他所舉的都真是代表人物。笛卡兒，巴斯噶，孟德斯鳩，服爾德，盧梭，康的亞克，孔德……這些人不但但是法國思想的代表人物，亦是近代歐洲思想的代表人物。在近代哲學史上，

如其除去上面提出來的一兩個名字，西洋哲學或者會與現在的哲學史不同。這些思想家都是代表思想主潮的人物。著者爲要表明思想的主潮起見，凡從別的方面綜合他們時代的思想的思想家，尋常不列入狹義的哲學史的人物，如孟德斯鳩、盧梭，亦特別提出來討論，這是著者選擇材料的獨到處。亦表示他的哲學立場。

這本哲學史是了解現代法國哲學的極好的準備。著者說要預言法國哲學的將來，很不容易。但是舊的形上學——不是形上學本身——漸漸的要衰歇，將來或者會有一種科學基礎的知識論，或者根據一種新的知識論產生一種新的形上學。我們如其想到柏格森，邁亦松（Meyerson）乃至於較早的潘加勒，就覺得他的預測是很有趣味的了。

一國的思想特徵是最難捉摸的。在提到某一國的思想與另一國比較時，似乎覺得很清楚。但要分析的研究，用一兩個概念來說明，確很不容易。我們覺得法國哲學確有他的特點，但不大容易指定。一般的說，笛卡兒是很好的代表。笛卡兒不是要求明白清楚的觀念麼？這要求明白清楚的精神，是理性的精神。在理性的精神之下，所要的是理性的批評分析與確證的方法。Lévy-Bruhl說：

法國的大哲學家都先研究數學。例如十七世紀有笛卡兒，他是解析幾何的發明者。Pascal是幾何學者與物理學者。Malbranche也是一位科學家。十八世紀有Fontenelle，D'Alembert，Condorcet。十九世紀有孔德，Renouvier，Cournot。他如服爾德與康的亞克亦對於數學很有興趣。這不是偶然的。在法國數學的與哲學的精神有很密切的關係。

幾何學是從原則演繹下來的研究。有原理就可以推論得明白清楚的結論。然而要得到原理原則，必須有方法。法國哲學家之注重方法，也不是偶然的。以嚴格的方法，在不容疑的原理之下，嚴格的推證，是數學的特徵。也是法國哲學家的理想。所以著者說三百年來法國哲學至今恪守笛卡兒的精神。這種精神，根本上是理性的精神。假如有人說，法國也有懷疑派。然而法國思想上的懷疑精神，是研究者的懷疑，是理性的懷疑。理性的懷疑，是思想的最初的準備。

著者亦提到法國思想之注重人生。並且提出法國哲學家都相信人力制勝自然之點。這種人本主義的思想，是法國思想的大潮流。提到人本主義乃至於人文主義的思潮，不能不令人想到孟登的一方面是理知的懷疑，一方面注重人生的行爲的藝術的看法。孟登與笛卡兒可以說是導引法國哲學的兩條線路。一方面要求的是數理的確證性，一方面是一種人文主義的傾向。而背後都是一種以理性爲立場爲出發點的批評態度。

法國的哲學是一種求解放的哲學，是一種代表自由的哲學。是以理性對權威的哲學。是要理性脫離束縛的哲學。因此他的哲學必須具有「方法的，嚴格的，與明白清楚的方式。」亦因此同的理由，法國的哲學對於科學的哲學與道德的哲學有其特別的貢獻。

中國現在對於新哲學的建設，還只是準備的時期。我們所需要的是批評的方法與嚴格的分析。申言之，我們要有理性的精神，要有清楚的思想，這是建設新哲學的必要前提。在這一點上，法國哲學應當有他的貢獻。

菊農瞿世英

廿一年十二月

譯者序言

此書係譯自雷維不魯爾 (Lévy-Bruhl) 的法國近代哲學史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in France)。此書出版於一八九九年，在時間上說似乎稍舊。但譯者以為欲了解法國思想，這本書實在是一本很好的書。法國哲學史在英法文中沒有什麼好書；在英文中如 Alexander Gunn 的近代法國哲學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在法文中如 Cresson 的法國哲學的思想史 (Les Courants de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Française) 都是很好的書，但是究竟不及雷氏這本書寫的深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系印出一本小冊子，名哲學史的問題與書目，也將雷氏此書列入於近代哲學史書目中。此書原名法國近代哲學史，我因為法國哲學史實在是起於笛卡兒，在笛氏以前如蒙旦 (Montaigne) 不能說是真正的哲學家，故我稱此書為法國哲學史，刪去「近代」二字，意義反覺貼切。

至於這本書對於法國現代哲學一章，讀者或不滿意，這是因為他著成這本書的時候在一八九九年，在法國現代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著作如 Poincaré 的科學之價值 (出版於一九二五年)、科學與假設 (出版於一九二七年)、柏格森的創造的進化 (出版於一九二七年) 等等，雷氏當然不能提到。又凡在一八九九年以後之法國著名哲學著作，讀者可參看我譯的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五年之法國哲學一文，此文係譯自 Farodi 之法國

現代哲學的最後附錄一篇，曾登載於哲學評論（商務出版）的第三卷第一期。

雷維不魯爾的著作有十幾種，而以一九二五年出版之初民的心靈（*La Mentalité Primitive*）一書尤為著名。現任法國哲學雜誌（*Revue Philosophique*）的總編輯，在法國現代哲學界中頗具聲望。

這本書的第一章，第六章，第十三章與第十五章，我曾在中法大學月刊上發表過。又第二章與第三章，我曾在哲學評論（商務出版）上發表過，特此聲明。至於我對於人名的翻譯多半根據於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外國專名表，所以有時是法文音，我譯成英文音或別的音（如拉丁文音），就是這個道理；因為我想譯名能統一，在翻譯上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最後我還要聲明一句，即這本書原來是定為師範大學研究院的叢書之一，後因該院無印刷費，所以未能印成。

又承張東蓀先生與瞿菊農先生各替我做一篇序，特此致謝！特別是東蓀先生對於我這本書的出版具有熱心的幫助，我當更為感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彭基相於北平。

著者序言

一本書應當讓牠自己說話，所以序言是愈短愈好。我因為要指明本書的目的與性質，所以必須要說幾句話。要想寫一本法國近代哲學史，當然是自笛卡兒開始，因為大家承認在哲學思想史中笛卡兒開了一個時期，這不僅是為法國，並且是為世界。

這本「哲學史」並不是說完全的——即這本書並沒有把法國自十七世紀開始直到現在凡是討論哲學問題的人都包括在內。比較次一等的哲學家與創造很平庸的人在這本書內都沒有提到。著者不願意用那些不著名哲學家之乾燥無味的知識來加重這本書，因為這本書已很大了。尤其是他不想寫一本無所不包的著作，而是想寫一本歷史。那些沒有特別創造的哲學家（例如許多僅為大師的弟子），在想無所不知者的眼中看來固有他們的價值。但是在歷史家的眼中看來他們的價值是很少。因為歷史家不是想僅僅保存事實與年代，這些知識只是他著作的原料，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執住事實的連絡，與推演觀念及學說發展的公律。這就是他為什麼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於代表的人物，於「有後代」的著作的原因。

有許多哲學的著作家在法國思想的演進中並不重要，所以我們也不提到，還有許多別的適相反，我們給他們以很多的地位，雖然他們常常不算在「職業的」哲學家中。例如巴斯噶，封特涅爾，服爾德，芮農等等皆是。我們

對於這件事有很有力的理由。在哲學史中只看見系統的論理演進，這是不是哲學史過於狹窄的概念？當然這是一種看法；但是我們仍應當明白哲學的思想雖有其特別與一定的目的，而亦包括於每一個文明的生活中，並且包括於每一個民族的生活。在每一個時代這種思想都影響於時代的精神，這種精神又回過來反應這種思想。在牠的發展中，與別的系统如社會與智識的現象，實證的科學，藝術，宗教，文學，政治與經濟生活，有同時的發展。總之，一個民族的哲學即是牠的歷史的作用。例如過去二百年的法國哲學對於法國的大革命頗有關係，雖然是間接的關係。在十八世紀，法國哲學是法國革命的預備；在十九世紀，法國哲學一部分是阻止革命，一部分是推演革命的結果。

所以在我們法國近代哲學史中，依照系統分明的著作家，當介紹這些人，即那些在不同的形式下想綜合他們那時代觀念的人，與那些改變他們的方向的人。除上述的人以外，要排斥了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與梅斯特，這能成爲法國忠實的哲學思想史嗎？在我看來，這個問題並不在他們是否佔一個地位，而在他們所佔的是一個什麼地位？讀者將明白我不是以騎牆派爲滿意，這個問題在這本書中在很自由的精神中解決了。

最後我應當敬致謝意於下列各人，第一是 Open Court 出版公司，他們以最大善意出版這種外國的著作；其次是 G. Coblenz 小姐，她是翻譯者；再次是 Kansas 大學教授 W. H. Carruth，他校閱了翻譯的全稿。

一八九九年八月 L. Lévy-Bruhl

於巴黎

目錄

第一章	笛卡兒	一
第二章	麥爾伯蘭基的哲學	二三
第三章	巴斯噶	四九
第四章	貝爾——封特涅爾	六九
第五章	孟德斯鳩	八九
第六章	服爾德	一〇七
第七章	百科全書派	一三二
第八章	盧梭	一五一
第九章	康的亞克	一七三
第十章	康多塞	一八四
第十一章	觀念論者——因襲論者	一九三
第十二章	緬因得俾龍庫爭與折衷主義	二〇四

第十三章	社會改革家——孔德	二二三
第十四章	芮農與滕納	二四九
第十五章	法國現代哲學運動	二七四
第十六章	結論	二九四

插圖表

- 一 笛卡兒
- 二 麥爾伯蘭基
- 三 巴斯噶
- 四 貝爾
- 五 封特涅爾
- 六 孟德斯鳩
- 七 服爾德
- 八 達蘭貝耳
- 九 狄德羅
- 一〇 愛爾法修
- 一一 盧梭
- 一二 康的亞克

插圖表

法國哲學史

- 一三 蒲封
- 一四 康多塞
- 一五 喀巴尼
- 一六 梅斯特
- 一七 緬因得俾龍
- 一八 庫爭
- 一九 喬弗羅
- 二〇 傅立葉
- 二一 孔德
- 二二 芮農
- 二三 滕納

